

# 懷念球王李惠堂

● 陳運通 (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中華文藝獎得主、新加坡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)

## 廣東五華人傑地靈

廣東五華縣，舊稱嘉應州長樂縣，今為梅州市轄七縣之一，居民全為客家人，縣內土地三千二百六十點一平方公里，二〇〇二年統計有一百一十七萬餘人，縣內人才輩出，據筆者所知較著名者有：徐華清，為軍醫培訓所（國防醫學院前身）創辦人，曾為慈禧太后動過乳部手術，被戲稱為「摸過慈禧奶子的人」。李威光（武狀元）、曾瓊菲（榜眼）、張民權（親聆孫文講述三民主義，並作筆記，名字即由國父所取）、鍾其本（留俄與蔣經國同班）、鍾天心（曾任立委、水利部長、考試院秘書長）、胡開業（在泰緬邊界金三角有自己的軍隊，自己發行鈔票）、鄒洪（與陳誠、羅卓英在保定軍校同班，結義兄

弟，曾任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粵桂邊區總司令，台灣光復前夕中央原擬以其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，因遽而去世而改由陳儀出任）、魏崇良（空軍上將，曾任空軍供應司令、國防部副參謀總長）、陳盤（中央研究院永久院士）、李國俊（曾任汕頭市長，軍校與高魁元、胡璉、林彪等同期生）、曾友仁、張輔邦、湯毅生、廖培南、李宏達、古正平（均係陸軍少將）、鍾肇政（名作家，現任總統府資政，遷台已三代）、李大超（曾任中國國民黨港澳支部代表，粵省電訊局長）、鄒清之、鄒滌之（曾任省委及新竹縣長）、廖壬仁（曾任十多個縣的縣長）、廖叔民（曾任縣長）、廖培基（前駐中東黎巴嫩大使）、周伯乃（著名作家，現任文大董事會秘書）、李本坤（曾任警察局長保警總隊長）、李慶

平（現任台北市梅州同鄉會理事長、中廣總經理）、溫訓（五華縣誌編者）、張宗良（曾任台灣省民政廳副廳長）、古煥謨（曾任高雄市建設局長）、古奠基（曾任考試院典試委員，著有「浮生鴻爪集」且常將其尊翁瑞雲公家書，刊登各報章雜誌，人稱「孝子」）、張衍崇（著作頗豐，家有四博士、四碩士）、李經漢（作家，著有「客家新俚謠」）等等（若有遺漏請讀者見諒）。

但最令運通懷念的人，還是足球大王李惠堂，堪稱五華縣的榮耀，也是客家人的驕傲。一九四一年，我從五華的鄰縣，蕉嶺縣新鋪鎮塘福嶺的老家，遠赴梅縣就讀中學，一九四二年某天，在縣立體育館參觀李惠堂率領的「五華足球隊」與「梅縣強民隊」的龍爭虎鬥，當時在場看球賽

的人，擠得滿坑滿谷、水泄不通，要想和他聊上幾句，談何容易，想要請求他簽個名，更是難上加難。這麼一位高高在上的人物，後來竟和我交上朋友，說來有點不可思議。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及八日，世界客屬總會第二次懇親大會，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舉行，筆者為創會委員，當然與會，香港代表則有羅香林等五十六人，李惠堂也是代表之一。在這次懇親會中，我這個「地主」擔任文宣工作，負責音樂、客家文物藝術展覽會，這個展覽會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，籌備展出中，我提供了自家珍藏的客家才子宋湘（號芷灣）及羅卓英上將（字尤青，別號慈威）、鍾孟鴻（清代大書家之一）的書法等件參展。因文物結緣，在懇親會舉行時，我首次認識球王李惠堂，相談甚為投契。此後，李惠堂每次由香港來台探親觀光，悉由其堂侄李本坤接待，李本坤和我為中央警官學校正科先後同學，又是同事，他設席款待李惠堂，常請我作陪，交往的機會便增多了，培養出深厚的情誼。

## 二十四歲被封球王

李惠堂（一九〇五—一九七九），字

魯衛，廣東五華縣的客家人，一九〇五年在香港出生，父李浩如在港、澳兩地承包營造業務，利潤頗豐。李惠堂四歲隨母返回五華錫坑鄉老樓村居住，並入學校讀書，由於在校常練足球，身體壯實，腳力過人。十歲回港，十三歲即加入南華足球隊為隊員，十六歲屢立戰功，引人注目，二十歲前往上海，廿二歲任上海復旦大學足球教練，並組織樂華足球隊，戰績顯赫。

國足球隊比賽中，他一記強有力的勁射，正中洋將守門員懷中，該員收腹不及，立即倒地而不起。

二次世界大戰時，香港淪陷後，李惠堂不願作亡國奴，遂於一九四一年，以借名赴澳門比賽之機，轉回內地，與原鄉客家鄉親組織「五華足球隊」。一九四二、四三兩年，對原鄉梅州的足球運動，引起推動的作用。然後他又在廣西桂林組織廣東足球隊，參加四省「元首杯」足球賽，先後在重慶、成都、西貢等地作表演賽，籌款救濟難民、戰孤，支持救國運動。

## 腳力強勁一踢網破

據說，李惠堂踢球一腳可踢破球網，可踢死人，這個神奇的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經知交汪清澄向他查證過，答案是似假又真。原來，踢穿球網是有的，那是一九四一年他率香港南華隊到馬來西亞出戰檳城軍聯隊，在這場南華以十一比〇大勝的比賽中，李惠堂獨進七球，其中一球把網射穿了個大洞。李惠堂的腳頭本來就很有力氣，不過也因為當時的球網材質較差。汪清澄說：「如果是現在的材質，那就射不破了。」至於踢死人呢？李惠堂的回

了，惟雄風美姿依舊。有一次在和一支外

答是：「用球的話絕對沒有。」倒是在一九二九年隨南華隊遠征印尼時，在雅加達出戰巴城聯隊時，主罰一個自由球，對方一位荷蘭籍球員在十碼遠處用頭頂他踢出去的球，當場昏倒，廿六小時後才清醒。

不過，李惠堂確曾直接用腳踢死過人，那是一九三一年，南華隊遠征越南，比賽中雙方球員起了衝突，打成一團，越南球迷也加入，有一個人拿棍子打李惠堂的頭，他回踢了一腳，正中下顎，這個球迷當場倒地，送醫後不治，這件事讓李惠堂一直深以為憾。

李惠堂出道時就被稱為「球怪」，他腳頭特重，喜歡在禁區外放冷箭，而有一百步穿楊」的美名，汪清澄高中時第一次看李惠堂踢球，就見識了他冷箭的厲害。「他最得意的絕招是臥射。」汪清澄說：「他自己發明的。」那是因他成名後，常被對方派專人緊迫釘人，他最討厭這種防守，給它取了個名字叫「討債人」，為了擺脫糾纏，他想到了一個辦法，就是假裝摔倒，然後在摔倒的剎那出腳射門，這一招很管用，他估計他踢進的球中，有六成以上是摔倒踢進的。但是，李惠堂也有罩門，那就是「頭」，他一生進球超過

一千個，但用頭頂進的很少，以他自己的記憶，大概不超過五個。

這都得怪他南華的隊友黃柏松，黃柏松善頂，而且愛頂，不管來球方向及落點，不管是隊友或敵手，只要他追得上球，都要迎「頭」趕上，初出茅廬的李惠堂被黃柏松撞過好幾次，幾乎受不了，後來乾脆退避三舍，而養成了遠射的習慣。

### 遭人暗算以德報怨

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，在荷屬東印度爪哇的三寶壟球場上，有一場激烈的足球賽，由三寶壟隊對香港南華足球隊。那天，真是萬人空巷，球場上人山人海，熱鬧非常，有些人還為勝負下了賭注。

雙方都十分重視這場球，特別是南華隊一方，因前一天比賽成績是二比二，不理想，致使當地華僑輸了不少錢，對南華隊頗有怨言。因此，次日的比賽，南華隊非贏不可。李惠堂本來該休息，在作戰會議上，大家認為李惠堂如不上場，恐怕打不出好成績，希望他繼續上場，並商定，如果上半場能勝兩個球以上，下半場李惠堂就休息。

笛聲一響，球賽開始，雙方展開激戰

。南華隊因天時、地利皆無，上半場雖經艱苦奮戰，仍毫無所獲。身為隊長的李惠堂，只好決定原班人馬繼續踢下半場。不久，南華隊先破一城。全隊鬥志倍增。對方也加強了一攻勢，相互拼殺得難分難解。還有三分鐘就要終場了，這時，李惠堂在離對方門前十五碼處得到一個左腳射門的良機，正在提腳射門之時，對方的左衛「獨眼龍」突然衝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「獨眼龍」伸出右腳朝李惠堂的左脛一踢，脛骨立時折斷了，身材高大的李惠堂倒在地上。當晚，南華隊友來醫院探望他。雖然南華隊以二比〇贏了這場球，可是，隊長受傷，大家心情沉重，黯然無語。

第二天，當地警察局派一個警長探訪李惠堂，對他說，荷屬東印度對足球比賽管理最嚴，球員犯了大規，除當地的足球總會和全荷印總會處罰外，還要禁錮一年。如果球員有意踢傷對方，警方可以對其進行刑事訴訟，罰他入獄三至五個月。那個警官問李惠堂，「獨眼龍」是否有意踢斷他的脛骨？只要李惠堂點頭說「是」，「獨眼龍」就會入獄。李惠堂沉思良久：「獨眼龍」確有意傷人，自己也大可以「以牙還牙」，但是，誰無父母，誰無子女

，「獨眼龍」一旦入獄，他的家人就會忍饑挨餓了（靠踢球維持家庭生活）。而且，自己的脛骨已斷，無可挽回，就算他入監對自己也沒有好處。他抬起頭，對警官說：「球賽中舉動劇烈，傷人在所難免，我這次折脛，不敢斷定對方是有意傷人的，不如寬恕了他吧。」那個警官聽了他的回答，用手搔著頭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當他離開李惠堂時說：「你好像有意維護他，卻太便宜了這個壞傢伙了。因為他是野蠻著名的。」

第二天，「獨眼龍」偕同球會的總幹事來病房探訪李惠堂。他帶來一束鮮花，一籃蘋果，在李惠堂的床前涕淚縱橫，表示後悔，同時感謝他的「不告」之恩，請求李惠堂原諒他的野蠻行為。

李惠堂在醫院養了兩個多月後，回到香港，再入香港瑪麗醫院醫治。

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，報紙刊登特大新聞：球王斷脛已癒，再作馮婦。在香港加路連山南華球場上參加義賽。

懷念球王李惠堂  
足球協會副會長、亞洲足球副會長，在足球壇享有崇高的名望，四十一歲退出足球壇，其活躍而稱王時間長達二十五年，一

九四六年起撰寫足球評論文章，他的中、英文程度均佳，且見解獨到，極獲佳評。一九四八年著有「球圍菜根集」、「雜果盤」兩書。

### 「魯衛吟草」書精辭妙

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八年間，李惠堂經常來台，和我亦有多次接觸的機會，他的謙沖與誠懇，使人印象深刻。他所寫的字，章法流暢，秀中帶勁。一九七四年在香港建安印務公司承印其線裝書，名叫「魯衛吟草」集，所作傳統詩百餘題，並附以詞、聯、文共三十四頁，由故總統嚴家淦先生親題封面，於當年十月十二日親筆簽名贈送我一冊，並合影留念彌足珍貴。

全國足球協會理事長鄭為元上將，在書之序文中謂：「李惠堂先生體格英武，智廣謀深，而溫文儒雅，均非常人所可及。」客家史權威羅香林教授則說：「李先生志趣高遠，擅球賽而為球王，擅詩書而成儒將。」

### 紅粉垂青春夢一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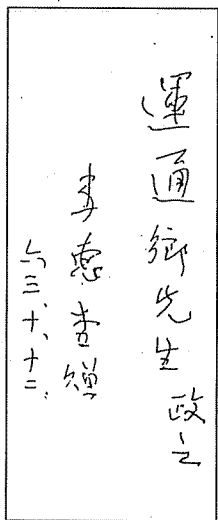
李惠堂文武雙全，充滿情感，一九二三年，他在烏江賽球時，表演頗佳，連中

三元，有小姐臨場觀看，頻呼九號（惠堂之球衣號碼）賽後且往旅邸獻花，自是魚雁往還互訴愛慕，惜以李家規嚴謹，未敢造次，一九二七年再度相逢則已男婚女嫁矣，相對黯然。李惠堂以「澳洲痴情女」為題作詩云：

澳洲有女垂青注，頻向場前喚代名。  
好夢難成春色暮，此心常繫百年情。

一九七九年，七十四歲的李惠堂病逝，是世界足壇頭號新聞，他一生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兼而有之，已是不朽的人物。

二〇〇二年轟動全球的世界杯足球賽在韓國及日本舉行，我國無力、無緣參加，使人不禁想起二、三十年代為國爭光的李惠堂，殷望有人重視足球運動，重整威風，再出現更多的「李惠堂」。（二〇〇二年九月於台灣台北市泉源路39之39號四樓愛琴閣）



李惠堂親筆簽名贈送作者陳運通教授

詩冊。